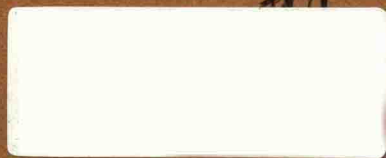


五四六年

文萃

第七、九期



27

目錄

迎馬歇爾將軍

李啓

工資爭議的本質

稽古

人權・逮捕・提審

費孝通

社會大學的我見

黃齊生

向國民黨說教

張雪岩

爲多災多難的人民而痛哭

郭沫若

可恥的大公報社論

渝・新華日報

王小二檢舉不肖的房東記

馬凡陀

所謂「義民的呼聲」

沈濟遠

爲羊渠冤獄謹訴新聞同業

楊剛

澈查南通事件（來件）

英雄們向暴風雨中飛去（歌曲）

漫畫兩幅

郭沫若・夏白
公隼・丁聰

版出日五廿月四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文萃社印行

本號準時開幕

公 隼 作



指 導

丁 聰 作

迎馬歇爾將軍

李 啓

關外炮火連天，關內也劍拔弩張，眼看着一場大風暴就要捲起。

這時候，馬歇爾，這位被譽為和平使者者美國五星特使，再度來到中國了。

和還是戰？是當前每一個中國人所關心的問題，也是每一個國際民主友人所關心的問題。這一和戰之間，是中國人民的生死攸關，也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前途所繫。如果說得遠一點，中國內戰的延續與否，自然直接影響到遠東的和平，也就影響到世界的安全。雖然，所謂「第三次大戰」云云，離今天，究竟還長遠得很。

這是一場什麼把戲？當一月間政協會開得熱鬧之際，誰不對中國政局發展前途抱樂觀，國內的歡呼聲不用說，就連最穩健沉默的英國輿論，也對遠東局勢喝起采來了。可是今天，我們早又掀起了半年來的第二次內戰，又需要馬歇爾特使這個和事佬的調處了。顯而易見，對於中國的進步發展，這兩個月來，我們竟倒退了一大步。今天全國人民要求停戰，彷彿又回到去年十月十一月的情形，這如果不是倒退，不也是把這一年的大好春光白白浪費了麼？

其實，這不過是歷史的曲線發展。今天中國政治的總方向，是最也明白不過的了，這就是民主，和平，建國。所以經過戰後初期的內戰，再經過各方面的努力，終有政協會議的產生。把政協作為主流，而後就就不免有逆流的衝盪——這就是從南京軍事會議到二中全会再到國民參政會這一個時期的現象。

我們絲毫不必掩飾，從南京整軍會議到二中全会，參政會，這是國民黨右派方面對政協的反攻。整軍會議的祕密決議是盡人皆知了，不必過細描寫。後兩次會議中爭辯的詳情，光從對外公開的文告與決議看，就可摸得一個大概。二中全会的召開，很明顯的不過是參政會的預定節目，這也

就是說，國民黨方面要通過二中全会來發生對於參政會的黨團作用。這一着是成功了的。參政會所通過的議案，正是二中全会議案的複製本。我們隨便舉例，二中全会內國民黨內的死硬派不但公開攻擊共產黨，攻擊民主同盟，同時也攻擊國民黨內部的政學系；在兩次會議內，國民黨右派以「接收」「經濟財政危機」等事實為理由，攻擊宋子文、翁文灝、熊式輝、陳儀、張羣這些政治上的實力派人物，甚至出言無狀，逼得對方祇好拿「辭職」二字來對付。這種情形，是國民黨會議內所不常見的。

這是一個什麼內幕？不知道的人會迷惑於二中全会的所謂「革新運動」，以為國民黨引起了內部分裂，其實不的。從六次大會以來，國民黨的死硬派有一個陰謀，希望拉攏黨內的少壯軍人系統，並儘量吸收地方武裝實力派，以造成一個文武齊全的極右派集團，這我們祇須看六次大會的一張中委名單和二中全会的常委名單就可知道。他們的用意，無非在在這個集團的「不可征服的」力量，來打擊共產黨，打擊現今政治上的實力份子，和國民黨內的中間份子以及少數的左派，完成清一色的政治局面。這半年多來，從日本投降到今天為止，他們的方向始終沒有改動過。

可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內戰的佈置還沒有完成，前綫的大規模的進攻剛剛發動，國際上的壓力就來了。馬歇爾的來華，美國國務院的對華政策之恢復常軌，對於上述這個集團的如意算盤，是一個意外的打擊。

當一月九日夜半的時候，為了催促國民政府頒發停戰令，馬歇爾冒雨訪問蔣主席的事實，是盡人皆知的。通訊社所沒有公布的，是馬歇爾當時的焦急情緒，他被追不得不向蔣主席提出中國祇能走的兩條大路：一條是和平民主建國，另一條是仿照朝鮮的辦法，由列強對中國實行託治，這樣才使得我們的元首在停戰令上簽下字來。這一點就已足夠說明國民黨右派的政治路線之頑固與可怕。

如果打開天窗說亮話，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不但是全國人民的勝利，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勝利，在國民黨內部，中間分子與左派分子以及那

些政學系人物，自然擁護這一勝利，而毫無疑問的，上述那個集團自然感到痛切肌膚，要起來反攻了。

而其結果是第二次內戰在東北爆發。

這不是偶然的。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近兩個月來叫得震天價響的東北問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首先我們說領土主權完整，從去年八月蘇軍打敗關東軍，收復東北以來，在蘇軍一方面，可從來沒有說過不退出東北，不交還東北主權的話。可是問題就在這裏，東北的主權究竟要交給哪個？國民黨要交給一黨專政的國民政府，共產黨要交給東北人民，由地方的民主聯合政權來治理東北。這裏所存在的一個接收的問題，我們很明顯地看出，如果國民政府能開誠布公，把東北人民與支持十四年苦鬥的東北民間武裝的地位不一筆抹殺，早就公布一個開明的接收方案，一切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去進行，東北何至有今日？

不過事實是這樣，國民黨政府要武裝接收所有的淪陷區，建立完整無缺的一統天下，在武裝一統之後，才談「民主」，這是既定方針。東北當然不能例外。但停戰協定已經簽字，政治協商會議也開過了，要想反悔，假魏德邁亞之力，以用兵東北，必需要作一番準備工夫，於是就出現了二月以來的反蘇反共運動。從各地的非官方報導，可知這一運動為國民黨右派所一手製造，而且是在「東北問題」這一題目下進行的。

以東北問題為口實，國民黨右派的宣傳把戲是很巧妙的。它一面強調蘇軍一再延遲撤出東北，「似有久據意圖」，以此來爭取華府國務院的同情，以便進一步來支持它的武裝接收計劃；在另一面，它強調共產黨想獨佔東北，使之變成「蒙古第二」，改屬蘇聯，以此來激起流亡國內的東北落伍分子的忿怒，並造成一種全國性的反共空氣。就在這種陰謀下，全國各地，一度出現了像煞有介事的反蘇反共游行（最近重慶又第二度的演出了），並連續發生「暴徒」事件。

他們這樣作法，其用意是兩重性的：其一，可以造成武裝接收東北的名正言順的理由，華南、越南的部隊可以大規模北開，而無所忌憚。即使內戰，也以爲責任在對方。其次，當反蘇、反共、接收東北鬧得一團糟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就可把實行政協決議的重大工作攔起來，而右派集團就

可以從容布置國內的肅反工作，並廣泛製造黃色「人民團體」與黃色「民意機構」。

近來的發展就指明了這個事實，經過了兩個月的工夫，在美國船的積極運送下，國民黨軍開入東北的也不少了，關內的布置，經過南京軍事會議，二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無論在軍事上和政治上，也都已差不多，於是東北內戰爆發了，新中國的政治方案，原來在政協會裏已經各方同意了，這時又翻雲覆雨起來，國民黨的口氣一天天變得大，態度一天天變得強硬了。這不是我們憑空立論，我們只舉出蔣主席最近以前在參政會中的政治報告，那種「不惜以兵戎相見」的口吻，就已經是「胸有成竹」的樣子。

因爲有二中全會與國民參政會的決議，因爲有蔣主席的政治報告，因爲有各地反民主反共的暴行，以致解放日報才有一「駁蔣介石」一文的出現，這一點也不足爲怪的。我們說，今天國民黨右派集團的力量不算小，他們有的是幾百萬武裝，有的是一手掌握的各級政權機構；有的是……；可從反面看，他們真的要反民主，反共，進行內戰，屠殺人民，也不是那麼容易，因爲中國人民這方面的力量，也早已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前的情形了。

國內的形勢，人民與官府，左派與右派的勢力的消長，在這近十年來的變化是誰也可以看得明白的。除了國內，在國際上，華府國務院雖然支持國民黨政府，但也不是盲目的，無條件的，杜魯門的政策，馬歇爾的手法與態度，在馬歇爾留華期間，我們早已看得出了。華府之不能孤立地處理「中國問題」，這正是根據「和平不可分割」與美蘇不容分裂的原則出發的。

國民黨右派的如意算盤，看起來，今天他們雖然爪牙牙張，怕還是要成爲一場白費的吧。因爲，

人民今天已經知道如何應付逆流，而且，馬歇爾，這位和平民主使者，又來到中國了。

和還是戰？這問題到此可以作一結論了。這應該從三方面去估計：共

工資爭議的本質

稽古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行政當局也非常注意工人生活及工人運動。對工人運動的保障是非常不夠的。但如社會局所決定的以生活指數調整工資的原則，及行將推行的最低工資制，和工廠會議制，無疑是合理的措施。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的民意機構，和報紙輿論，是應當擁護牠，并且充實它，使不成爲有名無實的空談。

尤其是以生活指數爲調整工資的基礎的決定，是保持實質工資不至降低的惟一辦法，也是職工們數月奮鬥爭取到的僅有的成果，和賢明的企業主人平緩工潮一勞永逸的良策，是勞資衷誠合作的起點。這決定在市臨時參議會中和反動的報紙上却一致加以反對，這不僅使人民認識了「民意代表者」的真面目，同時也認識了冒充民族資本的代言者的買辦集團的真面目。

反對者往往說工資如按生活費調整，必將刺激物價，且使廠方無利可圖，甚至關門大吉。或謂工資過高，將使中國工業品與外國商品無法競爭，也使民族工業無法發展。甚至有懷疑生活指數偏袒工人，亦有例舉英美人士的現時生活，說這種待遇的不合現實。（不會是待遇太低吧，）這種論調，居然還聲明不是爲資本家說話。——當然有魄力有眼光的資本家，是不會贊成這種論調的，贊成的只有買辦集團而已。

如果說職工的底薪一般已較戰前爲高，（此種較高的底薪，因工業品的迅速上漲，已不能對職工生活的改善有所幫助。）或職工生活的低落並沒有如一般中間階層下降得那樣急速，則也並非不合現實的現象。這是因爲職工的生活老早就站在飢餓的邊沿上，無可再降低了，和小有產者有產可破，當然不同。只是反動論客對現在工商企業中的暴利現象，緘口無言，却指責工資影響物價，這是可異的事。

工業品的上漲，遠較農產品爲迅速。以三月份而言，工業品價格，平均在戰前四千倍及五千倍之間，農產品却從未超過三千倍。如以規模最大

的紡織工業而言，戰前棉花（担）與紗（二十枝一包）的比價，在六一七對一之間，今竟達十二一十四對一。紗價上漲四千餘倍，工資僅爲二千七百倍，故每包紗的盈利最高竟達百分之百。即以大公報（四月十五日商情一週欄內）所言，每包紗的成本在八九担棉花左右，盈利仍達百分之五六。這不能說不是驚人的暴利。這不能以生產不足來解釋，因爲在生產停頓得最利害的敵人佔領期內，花紗比價亦從未如是懸殊。祇有在官僚資本的獨佔壟斷下，才有可能。這才是物價高漲和絕對多數的人民生活受到威脅的主要原因。

生活費指數是在工人糧食費用在生活費中佔甚大比重的假定下製定的。在工業品上漲指數遠超過農產品上漲指數的現在，此項指數對工廠主實是有利的。在農產品相對下落，和主要工業品（如紗布之類）相對上漲之秋冬二季，這種有利情勢更要明顯。糧食在生活費用中佔甚大比重，正是中國工人生活水準遠低於英美工人的重要指標。如果論證現時中國工人待遇不合現實，此點宜加以注意。如最低限度的生活尚不容保持，則和平建國綱領內所規定的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工人文化水準云云，尙有何實際意義？

事實上一切壓低工資甚至利用行政力量來達到此目的的企圖，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只表現了這批論客對中國現狀的無知。現在及今後的情況，和戰前的情況是不能比較的。抗戰以前，世界經濟正陷於特種蕭條的泥沼中，在中國還得加上普遍且深刻持久的農村經濟的崩潰過程。在都市中既已存在着大量的失業羣衆，而破產的農民又紛紛走入都市，國民生活的惡化，和工資的低落，恰是經濟殖民地化的重要象徵。政治反動也使職工運動走入空前的低潮，這種情況在今日顯然有了很大的改變。在艱難困苦的对敵偽的鬥爭中，充分培養了職工的團結和自覺。今日的政治情勢也不容許再對職工運動無理的摧殘和壓迫。至於客觀情勢，也顯示了若干人民生活上發展的象徵。主要的是環繞於重要工業中心的解放區，及其他曾被敵偽佔領的區域內，地主經濟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日趨沒落。土地改革已成爲必需執行的政策。土地所有權向農民轉移，及租額的減低並確定的保障了農村經濟的改善，及農業生產力的推進。也意味着農民生活水準已提高，和增大了的農業勞動力的需求。而行將進行的巨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在今日生產領域內，已有勞動力缺乏的預感，

(同時也存在著數百萬不能或不願轉移到生產領域去的失業軍人和失業羣衆，這是經濟建設過程中可悲的矛盾。)今後當然更甚。工資的日益增高，實爲必然的現象。

保持人民的極低生活水準，以保持低廉勞動動力，——因而保持農村中奇重的封建剝削，並禁阻農業生產力的向上發展，也成了必要。——這是日本法西斯軍閥的一貫政策。是日本國內市場非常狹小，而不得不向外侵略的主要原因。也是日本工業生產無法達到第一流強國的規模，技術非常落後的主要原因。工業既然落後，却必需進行現代化的戰爭，這就注定了日本軍閥必然沒落的命運。相反的像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就保持着遠較先進國爲高的國民生活水準，這就保證了經濟巨大發展的可能。(只有這才能解釋爲什麼美國的人口僅爲日本的一倍，而擁有二十倍於日本的工業，且對國外市場的依賴，還沒有日本那樣迫切。)也促使生產技術日益改進，生產的巨大發展有了可能，並沒有聽到工資過高阻礙了這些國家的工業發展的胡說，像澳洲雖然感到了嚴重的勞動力缺乏了的痛苦，爲了避免外國勞動者的進入將降低國民生活水準，而嚴格的限制了人口移入。這種政策無疑是賢明的政策。至於社會主義的蘇聯，更以農業發展的成果，直接用於提高國民生活水準。

以低廉工資來減輕生產成本，以與外國商品競爭的論調，是在外國商品可在中國市場自由傾銷，和以中國低廉商品供給世界市場的假設下發生的。事實上，低廉工資對需要較高技術的重工業，如鍊鋼汽車製造等是毫無幫助的，僅能在輕工業方面有佔到優勢的可能。而爭取外國市場最有把握的，恐怕還是花邊之類手工製品吧！把輕工業及次要的輔助性的工業，移向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諸國，正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先進強國最主要的經濟擴展的方法。最近英國就預備將一千萬個紗錠移入印度。沒有殖民地的美國資本家，就把中國當作經濟殖民地的主要對象。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工業有了極大的發展，中國工業品在世界市場上獲得了廣大的地盤，這也僅僅表示中國經濟對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美國更深的依賴而已。這和獨立自主中國的建設路線，完全是相反的。

發展民族工業，建立自主獨立的國民經濟，這需要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和智慧來進行，這只有充分的經濟民主化的實現才有可能。減低工資，僅僅適合於企圖把中國殖民地化的國際金融巨頭和買辦集團的利益，這不僅僅是上海職工應該認識的，也是民族資本家所應該認識的。四月十九日

新聞萃集

言論自由？

本月十日上海美商電話產業工會開成立大會，特邀諸馬敘倫等先生蒞會講演，可是當來賓列席，主席團排列來賓致詞的程序時，馬敘倫，林漢達，羅淑章三先生的名字都被圈掉了。會員立刻提出質問。主席說：「是社會局不許這些人講話」。

——見民主廿七期

「滄白堂事件」北平版

北平八十二個學生團體因對北平選舉制度表示不滿，特在中山公園舉行演講會，由中國大學教授陳君主講，但未及發言即被人以石片及磚襲擊，陳氏身受重傷，眼鏡打碎，美國新聞處北平分處主任福斯德行經該處，亦被打傷，暴徒被擒獲，經搜查後知爲特務人員。

——見廿三日文匯報

閻錫山這樣說

閻錫山對他的幹部訓話說：「山西特殊化，是總裁允許的，他會與我談過兩次話，寫過一次信，一再叮嚀的話，你需要怎麼做，就可怎樣做，不要顧慮交代不了政府。因此山西的日軍還保有一一四師團、一一四旅團、一〇步兵旅團、第三混成旅團等番號，而擁有約四萬人的部隊。對這種特殊化現象，法國通訊社記者曾訪問閻氏：「日軍在佔據山西八年之中，并未會犯過罪行，牠們所殺的只是抵抗他們的人」。

——西安國風報

老婆婆趕牛車

綏遠當局，拉丁擴軍，拒絕復員縮編，引起省參會的不滿，參議員王學天說：「後套現在沒有男人，趕牛車的都是老婆婆媳婦子，應該把壯丁趕快放回去種地，這是國家的信用。」

——綏遠國民日報

人權·逮捕·提審

費孝通

下了幾天雨，今天一朝太陽光射到紙窗時，我不願再滯留在床上了。我這樣早起床，使我太太都覺得驚異。「幸虧三嫂來幫我們了，不然，你起早了，又要把我弄慌了。」

三嫂是我們在呈貢鄉下住家時的鄰居，我們有事時常找她來幫忙。自從我們搬進了城，幾個月來沒有見過她，想不到她會在廚房裏幫我太太煮稀飯。「她昨晚來的，你回來時，我睡了，沒有告訴你的。她的命真苦，家裏住不下去了，想進城找事。」我太太補充了這些話。

我洗了臉，拉了個竹椅坐在太陽裏看剛才送來的報紙。報角上登着一段「提審法全文」。我隨意的看了一半，三嫂端了稀飯走來。

「二先生，你家好。」

「你也好，怎麼你也進城了。」我順口問她。

她把稀飯放下，轉身回答我：「命苦的人有什麼好事呢？家裏住不下去了，有什麼辦法呢？」

命苦的三嫂

「三嫂這樣壯健耐苦的人弄到家破人亡真是沒有天理。」我太太感慨的說。

經過的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五年前我們因為城里轟炸，疏散到了呈貢，住在村子裏。那時我們就認識三嫂了。她爽直的性格很討我太太的喜歡。她結婚還不久。丈夫家除了一個年老的公公外還有個十七八歲的小叔。一家四口子租了十幾工田，勤勤儉儉做人家，還算過得去。可是在中國做農民，平靜的生活是意外的。不幸毫不留情的找到他頭上，一家沒有勢力的佃戶怎免得了兵役。三嫂會來和我們商量，說是他小叔子恐怕會給保長抓去當兵，他公公整天發愁。我們那時祇能勸她說，這是國家的大事。她家還有兩個壯丁，依法是要被徵的，當兵是責任。

三嫂心裏轉不過來，她知道保長的兄弟家裏也有兩個十七八歲的姪子，怎麼不徵，偏要徵他的小叔？但是她沒有和我辯駁。不久她的預料果真成了事實。在她，小叔子出了門也沒有多大關係，除了老人家脾氣愈變愈壞外，家裏少一個人也省了她不少事。

她的小叔子進過小學，還能寫幾封不太通順的信。每次來信，三嫂常拿來我這裏，讓我念給他聽。她丈夫是一個粗人。每次信上，却沒有一句好話，不是說吃不飽，就說有病沒有人醫。出外水土不服，身體又時常不好。過了一年，信也就沒有了。她公公說這兒子一定不中用了。「死也得有個信呀！」他總是這樣說。

這樣又過了一年。有一天突然有兩個穿軍服的人到他們家裏，把她的丈夫抓進了縣政府。三嫂嚇得直發抖。我却巧在路上遇見她，她直了眼

睛說：「完了，完了。」我就帶了她到縣政府打聽，說是她的小叔逃跑了，軍隊派人向縣政府要人，所以把她丈夫抓了進去。我還安慰三嫂說這沒有他丈夫的事，縣政府不過問問他話，祇要證明他小叔沒有回家，這事不是清楚了麼？三嫂相信我，回了家。

事情却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簡單。過了一天，他丈夫並不見回來，祇是託人帶了個信，要三嫂送飯上監獄去。我那時正有事進城，一住就一個多星期。回家的時候，我太太和我說：三嫂關到監獄去了。

「這可怪了，她犯了什麼罪呢？我真是不懂了。」

「你不懂的還多哩。」我太太苦笑了。「三嫂的丈夫却出來了，會來問我，說他家有兩工菜園子要出賣，我們要不要。」

「我們那裏有錢來買菜園子？」我也覺得好笑。三嫂的丈夫真是個粗人，我一想，這可怪了：「他等錢使麼？」

「是了，縣政府裏放他出來，讓三嫂去替他，就爲了這個。要錢。」

「可是，他們犯了什麼罪呢？她小叔子逃了役，是她小叔的罪，怎麼要三嫂坐到監獄裏去？要罰款，也罰不到三嫂的丈夫！」

「我就說你是個書呆子，一點也不錯。這也不是罰款。說是軍隊要制服費。這還是講了面子。我爲了這事，去和保長講了一番道理。不然，誰知道要多少錢，方弄得出人來。孝通，你也不必管這閒事了。保長這樣說的。他會去想辦法，不太嚴辦就是了。」

保長的話是不錯的。三嫂過了十多天，也出獄了，可是她回來時，菜園子，她的一些值錢的東西都完了。三嫂到我家裏哭了一場。她說這都是她的命不好。她的命是真不好。跟着孩子死了，丈夫病了一場，公公殘廢了，她一個人工作，小產了一次。我在鄉下，過不了多少時候必然會聽到一件關於三嫂不幸的事。丈夫抽上了大煙，家裏更不成了樣子。這一切都是三嫂命硬，丈夫天天尋事，打她，踢她，有一次踢傷了腰部，幾天站不起來。三嫂在我都成了一個不祥的象徵，一見到她，一想到她，我沒有法子覺得中國還有希望。

盎格魯薩克遜人的貢獻

三嫂雖則又回了廚房裏去了，可是我朝上給陽光所引起的一點興致却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我望着碗裏的稀飯，沒有一絲胃口。在我書桌上正翻開着「本 Charles A. Beard 的 The Republic。在「一六六頁上有這樣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年多之前，從歐洲法西斯魔手裏逃出來的兩個朋友，在我家裏閒談，問我說：『那些死樣怪氣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對於文化究竟有過什麼貢獻？』我立刻接口說，盎格魯薩克遜民族至少曾經創始了提審法 Habeas Corpus，因為這兩位是念文學的，所以我得把這名詞解釋一遍。他們聽了之後，也認為這應該承認是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重要貢獻。」

我剛想繼續看下去時，我太太從廚房裏端了我喜歡吃的鹹菜出來，看見我攔了筷子在看書就

說：「孝通，我最不高興你這脾氣了，吃飯就吃飯，看什麼書。」

我抬起頭來：「不說話，今天讓我破一次例罷。爲了三嫂。」

「這書上有三嫂麼？」

她坐了下來，「吃了稀飯再說好了，我也正要和你商量，怎樣幫幫三嫂的忙。」

「三嫂的命運就害在人權沒有保障上，我覺得 Beard 這章很重要，前天我沒有看完，今天報上又公布了提審法，讓我看完了這段書再說話好不好？」

「我就不相信你們這一套，人權保障？中國還早哩，我們這種社會裏要靠面子，靠地位，靠權力。沒有這些有什麼保障？蔣主席的諾言說得多好聽，現在什麼樣？空口說保障人權有什麼用？還有那些人組織什麼人權保障會，更是做戲給誰看？像三嫂一樣的人不是滿處都是？」

我把書擱在一邊，「是呀！我就在想這問題。人權不能開口頭來保障的。蔣主席儘管真心實意的要保障老百姓的身體自由，可是天高皇帝遠，有人把你抓去了，找不到主席來伸怨，有什麼用呢？」

「我不是也這樣說麼？」我太太開始吃她的稀飯。

「所以要有提審法。提審法不能實行，人權是得不到保障的。」

「你說了半天提審法，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提審法是英國人想出來的，說起來又有一段相當長的歷史。你愛聽的話，我說下去。」

「好罷，你說罷。」

於是我開始說了：「在一六二八年的時候，英國的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叫 Petition of Right。這法案保證英國政府不經過國會同意不能向人民徵稅：不經過法律手續不能逮捕或處死任何人。這時的英國國王叫查理第一，他很會使錢，錢愈使愈不夠，弄得沒有辦法時，他不顧那法案，沒有得到國會的同意，恢復一種舊有的船稅。這時有一個名字叫 Hampden 的鄉紳，却偏不肯納這十二先令的稅，因爲這是不合法的。他被告到法院裏，判決他敗訴，可是全國的民意都支持他。國會和國王從此發生裂痕。國王屢次解散國會，可是國會總是不肯批准他要錢的法案。結果國王和國會間武裝衝突了。查理第一上了斷頭台。克倫威爾攝政，到一六六〇年才由查理第二接了王位。王位是恢復了，可是從此英國人民更不敢心讓國王去獨執政權了，從此英國國王也不敢和國會去爭執了。爲了要實現 Petition of Right 裏面的保障人權的條文，於是在一六七九年國會裏又通過了提審法案。」

我太太放下碗飯，很不耐煩的說：「你還是沒有告訴我提審法案是什麼。」

對專制的一個革命

我隨手把今天的報紙遞給我太太：「這裏是今年三月十五施行的提審法。大體上也就是一六七九年英國創造出來的對於人類文明的大貢獻。這法律施行後，譬如說今天罷，我吃了稀飯，突然有人到家裏來抓我。被抓的時候你就可以向抓我的人要一張書面的憑據說明抓我的原因，和那一

個機關來抓我的。你拿了這書面的文件就可以到昆明地方法院去聲請提審。若是法院認為沒有理由抓我的，他就可以要那抓我的機關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釋放我。有理由的，也得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把我解到法院裏。到了法院，我就可以得到公開審判的機會了。」

「不要我，我，我的，我聽了就不舒服。這年頭，還得取個吉利要緊，誰保得定，尤其是你們那些姓費的。你說了半天抓人，和保障人權有什麼關係呢？這提審法能保得住沒有人非法來抓你麼？」我太太搖了搖頭表示還是懷疑。

「提審法並不能禁絕非法逮捕人，保障人權的是法律，提審法不過是保障任何人被抓之後，一定能碰得着法律，可以向法律要求保障他的權利。你要知道和法律碰頭是不容易的，譬如說三嫂的丈夫，他在監獄裏住了十多天，三嫂自己又在監獄裏住了十多天，他們夫婦兩個，受了苦，賣了地，弄得破產，不和，家破人亡，可是始終沒有和法律碰頭，他們是冤枉的。因為按法律，他沒有替他弟弟受罪的理由，他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那是因為縣政府把他拘禁了，在法律之外敲詐他，若是他有權利要求法庭審判，法官找不到定他罪，罰他款的法律條文，就得放他出來。他一個錢都不必費。」

「你這樣說，這縣政府有一點像上海的綁票匪了。」

「是的，可是綁票匪還有巡捕房去對付他。一個有權力的政府，尤其是有權逮捕人的機關，若用了他的權力來綁票時，人民有什麼辦法呢？提審法就是用來對付濫用權力的官吏。」

「你這樣說來，一個冤枉的人至多吃二十四小時的拘禁之苦了。二十四小時之後，他就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那自然是好的。可是假若逮捕機關不放這人呢？」

「你看提審法的最後一條，逮捕機關的負責人就得起坐二年以上的牢。」

「抓人的不肯說出他是那個機關裏派來的呢？」

「你可以叫警察。沒有機關負責的人濫抓人，那是綁匪，警察有保護的責任。若是警察不管，警察自己就負了這責任。」

「這樣說來，天下就沒有特務了。」

「是的，提審法的確在法律上取消了特務制度，換一句話，它把特務歸入了綁匪，可是綁匪和政府混在一起的現象至少在法律上是不存在了。」

我把手邊那本書拿了過來，「你聽我念一句 Beard 的話。他說：『若是提審法應用到了任何現代的專制國家，若是法官能有獨立行使司法權，這提審法單獨就是專制制度的一個革命。』」

Beard 的意思是如果一個政府不能在法律之外去損害人民的自由，這政府也絕不能成爲一個專制的政府了。」

我還想念下去的時候，我太太打斷了我。『好了，稀飯都涼了。你吃完了再說罷。我什麼不希望中國少一些像三嫂一般苦命的人？可是，我還是不太相信你們這些書呆子。把法律當真的看成了一回事。你看，假如英國有了 Petition of Right，而沒有 Hampden，有 Hampden 而沒有克命威爾，不是還是不會有今天的英國？』

我點了點頭，沒有話。三嫂在院子裏打掃，我望着她後影默默地翻轉了手邊的書，我還是沒有胃口吃碟子裏的鹹菜。

一九四六、四、十二。

關於國大和憲法。

在參政會閉幕演詞中，蔣主席說：

「憲法最後的決定權當然在國民大會。」

「政協會議憲法審議委員會決定之修改原則：製成五五憲章修正案，以供國大會採納。」

然而，在政協會商中，政府代表與各黨派及社會賢達有共同了解，即爲政協決議爲各黨派共同商定，則五月召開之國民大會，各黨派自有約束該黨派代表共同遵守的義務。在政協閉幕詞中，蔣主席又說過

對照和研究

「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即當分別照案實行」各項方案。

因爲，在國民大會代表中，由於國民黨堅持原有代表有效，而這些代表中，國民黨中委，監委，候補都是當然代表，其他則大半都是圈定，包辦，賄賂選出來的國民黨員，如果他們在國民大會中不受政協的民主綱領約束，如果參加政協的各黨派不強制自己的代表完全遵守政協修正的原則，那麼，國大就可以隨便推翻政協修正原則，訂出法西斯的憲法來，所謂憲法最後決定權當然在國民大會，政協修正原則只供國大「採納」的話的眞意就在這裏。

我們發現了政府的意思和語句的前後矛盾：一面說完全實施政協決議，後來又想推翻它！

（木君）

社會大學的我見

黃齊生

社會大學一詞，不見於經傳、辭源。有之，不能不說要算陶行知先生爲創始。

雖然如此，其在我的耳鼓裏，腦筋裏，印象之深刻，振動之頻煩，此一名詞之效用，還遠在十幾年以前。

事情是這樣的：我曾參加過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鄉村教育及改進工作，第一次在民國十五年，第二次在民國二十二年，地方則峨山之徐公橋與上海之漕河涇，我皆被推爲總幹事，總幹事之下，職員教師，不少畢業於國內外大學者，而我除幼年進過三五個死讀四書五經之私塾外，以家貧親老的原故，年十四，便投身布店，充當學徒。後來在商界雖也曾當過經理總經理，教育界也曾當過教員校長，可是一般主持正統的大人先生學士博士們，終覺我來路不正，出身不高，在某一次集會上，便有人提出質問：

「黃某是那個大學畢業的？」

這一問，真能得到不少人的同情，正如古詩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者，而不料我的老朋友江問漁先生起來作答：

「黃某是社會大學畢業的。」

於時緊張的空氣，變爲緩和，輕薄的態度，變爲鄭重，我確因之得到不少的自信。每一回憶，當時情景，藉非問漁先生之人格、之信用，平昔爲人們所傾服，曷能有此？此誠我終身所應感念不忘者。

我是最服膺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的一句話的，許多老師宿儒，名人碩彥，固然是我的老師，難道販夫走卒，婦人孺子，如我計算，所得教訓，又豈少嗎？他不具舉，我在上月乘馬渡河，行至中流，馬忽迴旋，牽扯不聽，至於臥下，幾翻落水矣！岸上一婦人，爲我大聲疾呼，呼令左掣，馬得躍起，而我幸得免於滅頂之災。更憶昔年乘公共汽車由黔赴滇，車身甚顛簸，我手拉窗門以圖鎮定，旁一鄉下後生告我，謹防窗格脫下！余剛縮手，而窗格暴落，祇今十指完好，不成廢人，這位鄉下老對我教育之恩，實在太大。

可笑自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輸入吾國以來，什麼以領講義領憑照爲教育的正宗，如我今之所說，認爲教育實效之一種，或不免要嗤之以鼻！無如我親身所見，無數聰明男女，從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花費無數金錢，浪耗無數時間，腦筋中裝滿無數生吞活剝的課本講義。結果，患神經病的不乏少數。何則！如吃食物，第一，要合口胃。第二，要審分量。第三，要擇時間。第四，要常常變換環境，教育也是一樣。

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發呼聲的，其在吾國，以我所知，要以陶行知先生爲最早。但有人說，春秋時之孔子，曷嘗不如是，孔門雖分四科，要亦舉其大概而言，實則因材施教，不固一方，觀孟懿子孟武伯子遊子夏問孝，孔子所答各不同，顏淵仲弓司馬牛問仁，孔子答仍不同，若如今之賣嘴式之教育，發講義式之教育，殆所謂千篇一律，無有生趣。我是辦教育的，而又是辦新時代教育的，而又會當過省視學，當過國立私立大學的訓育主任和教授，而我却怕參觀正上課時的課堂，每嘆此中不知幾殺多少少的天才！

我這話或許有人以爲過分，不見英國蕭伯納對一位女新聞記者的答話嗎，那位女記者問蕭：「假如你老人家能够返老還少是不是願意重進學校讀幾年書呢？」蕭伯納想了一想作如次的答對：

「譬如有人，早年犯罪，坐了幾年監獄，後得開釋，自然是幸運了，如今你竟問他還想不想再坐，豈非怪事麼？」

蕭伯納是不是過分或過火？讓他自己解答：他說他是最討厭什麼審定課本的，老師儘管在台上講他的課本，蕭伯納却在課本下私放着他自己所要看的樂書。他說他老年來腦力所以不壞，實由不會受無理的束縛和摧殘所致。這也便是我前面所說吃食物的比喻一個樣。

在孔子而後，墨子還不離社會，不背生活，祇生活未免太苦，以致難於持久，發生流弊。至於鬼谷子、荀卿、董仲舒、馬融等雖同一聚徒講學，與生產已漸脫離，於是除却做官，別無去路。說到這裏，我倒要推尊一位人們只能認爲隱逸之士而非教育家的龐老先生——龐德公，他所成就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向國民黨說教

張雪岩

這裏所謂說教，含有雙重意義。一是指國民黨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遺教，一是指基督教犧牲博愛之和平教旨。孫中山先生是革命偉人，也是基督教徒，今天繼承遺教的蔣主席是國民黨的總裁，也是基督教的信徒。此外身居要津的國民黨執政者，信奉基督教的，也頗有人在。因為他們具有革命家和宗教家的雙重資格，所以爲了革命真諦與宗教真理，詳述其有關國運之興替與民族盛衰之言行，就不算無的放矢了！其實這也是民主國家人民對政黨政府應負的監督責任，更是宗教同道勸善規過應盡的義務。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是人類從漫長生活經驗中得到的獲取身心健康進步的定理。所以求健康進步的，決不諱疾忌醫，拒絕忠諫，一定會忍苦服藥，耐性聽勸。本文之寫，完全拖着這種希望，認爲國民黨的執政同道們，必能本「子路聞過則喜」的革新精神虛心檢討，勇於改進。

國民黨是第一大黨，又是執政黨，自然責任特別重，人民的期望也就特別高，一得一失無不有關國計民生，爲此特本愛人以德之意，舉出錯誤失敗之處及可改正辦法。

一 驕功

一個政黨的功過，不憑其自身之宣傳，要靠社會輿論之公斷。政黨對國家社會有功，乃政治

任務應有之努力，無可誇者，不然，則係失敗有罪了。自去年八月敵人投降，吾人倖獲勝利後，即不斷以過去五十年之革命史誇耀國人，大有唯我獨尊之勢。其實錯了，就拿最可炫耀於人的推翻滿清，北伐成功，領導抗戰幾件事講，不靠人民大眾的物力財力和人力，有那一件事情能成功！何況認真檢討起來，恐係過多於功呢！貪天之功，是個罪名，孫中山先生所說：「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是今日國民黨員應當自省自檢的地方，爭功奪利，是違反遺教呀！基督教對此，亦有透關的警語：「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喜愛會堂裏的首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你們的安。」這是很好的借鏡。

二 無信

今日國民黨最大失着之處，就是輕諾失信。四項鄭重諾言，至今沒有兌現。政治協商會議之全部決議，原是國民黨政府召開並贊同，是和平建國的基礎，但偏偏又用種種方法利用二中全会及參政會之頑固份子施行破壞，企圖推翻，反動報紙充滿了以一黨專政曲解政協原則的謬論。五五憲草是剝奪民權違反革命原則的東西，所定修改原則，原很合理，爲何出爾反爾又要死力反對，不容修改，這樣不免落個反民主的無信惡名，有損黨德，莫過於此！孫中山先生在「知難行易」的演講上有言：「我們要革命的原故，因爲是知

道了種族的束縛，政權的束縛，經濟的束縛，種種不好的道理，所以要拚死命去打破他們」。五五憲草對人民的政權經濟充滿了束縛，爲了實現孫先生實現「民權到極端」的遺教，就應忠守自己同意的修改原則。孫中山先生罵北洋軍閥贊成共和袁世凱是首先贊成之人，「誰知彼等之贊成，純係假意，陽奉陰違，以致醞釀國內之大亂」，又因袁世凱背盟稱帝，所以要討伐之。國民黨人萬不要在自己的諾言上，陽奉陰違，成了孫先生責罵的對象，討伐的對象呀。基督教對言行不一致是也深惡痛絕的。

三 腐化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世界日報的社論有這樣一段：「國民黨有五十年的革命歷史，而建立革命政權，亦已垂二十年……但是，以二十年的長期執政，而法紀未立，統馭未周，制度凌亂，官箴不修，致貪污之風，浸潤成習，而民生凋敝，又迄無改善之策，以至國人交謫輿論抨擊……」。四月三日大公報社論也說：「中國抗戰八年，沒有造成軍需工業家，只造成了一批銅臭商人及腐爛官僚」。四月五日商務日報的社論也痛心指出：「官吏貪污舞弊之風，戰時已甚，戰勝後更已發展至中國和世界史上空前沒有的地步。這些駭人聽聞的貪污事實和其程度，早已是敵人嘲笑，友人歎息，人民怒目，輿論沸騰」。這些一

臭氣四揚，「有損威信」的糟爛事，以革命自由，以信仰相號召的國民黨當局們，可以熟視無睹，充耳無聞嗎？孫先生說：「不肖黨員，行為不正……是失全國人心的大原因之一」。腐化是不肖黨員幹的事，是違反孫先生不以奪取為目的的遺教。蔣先生應注意，青年耶穌敬告貪心者說：「購得全世界，喪掉自己的生命有何益處」。貪污腐化者其戒之。

四 不明

賞罰不明，是造成政治破產的主要原因。商務日報說：「多年來貪官污吏是一件公開的祕密，你持廉潔，反是自甘餓死的傻子」。這是賞罰不明的清楚寫照。摧殘人權，擾亂治安，破壞人民自由，甚至殺害青年的人，可以不顧輿論，不管法理，變態為獎，升官加爵，請問重大貪污案件辦了幾件，發勝利財接收財的巧取豪奪的盜劫案弄得舉世不齒，民怨沸騰，而且有許多地方還在如火如荼的表演着，為何政府不約束，不制止蔓延着。所以商務日報警惕地指出：「這些聞所未聞的貪污行為，事經七八月，不但沒有減少，沒有懲罰，事實上還是繼續擴大，深入與精密的。舉例說，這一套精密而浩大的貪污方法，不是更加有聲有色的又在東北九省重複表演麼？」為推動民主，促進民主的公正人士，反而因為說公正人士，反而因為說公道話出版公正刊物，而受警告威脅，為窮苦大眾謀福利的社會賢達，反成了眼中釘，威脅摧殘，不遺餘力，不是罵為共產黨的外圍，就是侮為紅色帝國主義的尾巴，甚至連國民黨的公正進步份子都要被開除黨籍，這種黑白

混淆，是非顛倒的情形，何能服衆，何能不丟失人心：賞善罰惡，雖是宗教的說教也是施政的準繩，違反了一定大亂大敗。

五 退化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原是企求進步的革命組合和力量，每次的改組，與革命政策的隨時改進都證明這點。特別是十三年改組及聯俄聯共解放農工的三大政策的制定，都表示能把握時機適應環境。今天的一切，不但未見改善，且儘量向相反的路上走。今日已是人民世紀民主時代，國民黨的反動派還在死不回頭硬爭一黨專政的法統，孫先生「迎頭趕上」的態度是多麼積極多麼前進，今天再不向民主大路前進恐怕要如耶穌所唾棄「扶着犁向後看的人，不配做我的門徒」的人一樣受淘汰了。摧殘輿論壓迫人民的黨國和特務的封建專制活動趕快取消，趕快停止罷！

六 贖武

今天國民黨的軍事人員中有些還迷信武力，以中央軍、國軍之類的法統名義排除異己，消滅異己，因此把持交通，強迫徵糧，鬧得民不聊生，舉國騷然。要令人不解的，竟有不少專門製造戰爭的報章雜誌，雨後春筍般出現，挑撥國際情感離間盟國合作，無所不用其極，真像山雨欲來風滿樓，其唯恐天下不亂的醜態，斷送國家民族前途的惡狠心腸，真令人可怕。這些人是三民主義的叛徒，是民族的罪人，是世界和平的破壞者，因為孫先生的中心遺教是一和平、奮鬥、救中國，青年耶穌也說：「凡動刀的死在刀下」，這話值得喜歡好亂者注意。

這些指正，純出愛護國民黨之善意，更希望大權在握的基督教同道們，首先本服從真理的宗教精神，率領黨員做到以下救黨救國的幾點。

一 悔改
「知恥近乎勇」，「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倘能真心做到「過則無憚改」的地步，丟失了的心，定可挽回，離心力變為向心力，並非難事，就看有大勇改過與否，有決心實踐對人民的諾言與否！

二 饒恕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這是中國傳統的美德，基督教主解「你們饒恕人，也必被饒恕」的公正理論，國民黨是中國第一大黨，應有恕人的大氣量，不應妬賢忌能，排斥異己。

三 謙讓

「滿招損謙受益」，這是人所公認的道德律，爭功奪利的政黨，不會持久的，只有功成不居的華盛頓精神，方能天下景仰萬世流芳。國民黨現是第一大黨，又是執政黨，絕不應奪民之功與民爭利。蔣主席說：「國民黨只重責任不重權利」的話很對，希望對各黨派及人民以謙讓行動來兌現，因為過去和目前的一切，都是重權利不重責任哪！

四 信守

「民無信不立」，執政者應當以此為經典，言而無信，必然小而弄得衆叛親離，大而鬧到國破家亡。國民黨對人民許的願太多，還的願太少，欲將背離的人心收復過來，只有忠守諾言，實行諾言。只要話能兌現，就可昭大信於天下。以上幾件事並不難辦，只要秉國鈞者肯下決心改正就行，省時省力的辦法，是國民黨內的進步民主份子結成力量來個大掃除衛生運動。

（渝雜誌界聯合三日刊）